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尤安亚 编著

# 杨府忠烈传



尤安亚

杨府忠烈传

上

中州古籍出版社

**杨府忠烈传（上、下）**

**尤安亚 编著**

---

**责任编辑 弦 声**

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73号)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新郑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0印张 429千字

1988年5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2次印刷

印数：50001—54000册

---

ISBN7-5348-0102-8 / 1•50 (全二册) 定价：6.40元

## 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以杨家将故事为线索的长篇历史传奇小说。通过谢金吾游街夸官，杨六郎私下三关，焦赞夜闯状元宅，任堂辉雪野救弱女，梅冬瑞赠剑定终身，穆桂英指路招亲，孟良智盗千里霜，八姐九妹探敌营，三关大破天门阵等一环扣一环引人入胜的生动情节，写出了一群古代义侠忠烈的人物形象。书中有镖飞箭来的格斗，有刀光剑影的厮杀，有两军对垒的比武，有出奇制胜的斗智，有痴情男女的挚爱，有荡气回肠的情意。具有通俗小说有情有趣、曲折生动、传奇性强的特点，具有使人一口气读完爱不释手的感人力量，是一部受各层次读者欢迎的畅销书。

## 目 录

第一回	谢金吾夸官闹事 余太君怒斥奸佞	( 1 )
第二回	余太君被绑法场 八千岁力救忠良	( 25 )
第三回	山神庙九妹遇险 杨廷景私下三关	( 52 )
第四回	杨洪巧使激将法 焦赞夜杀谢金吾	( 81 )
第五回	汴京城焦赞闯祸 汝州府六郎充军	( 110 )
第六回	任堂辉大闹马家店 张知府后堂会六郎	( 136 )
第七回	谢小姐雪夜逢义士 任堂辉求医刘家庄	( 164 )
第八回	梅冬瑞赠剑定终身 任堂辉全交保栋梁	( 195 )
第九回	九龙谷韩昌摆阵 王全节边关告急	( 229 )
第十回	八千岁杨府设祭 老寇准花园访贤	( 253 )
第十一回	杨延景重挂元帅印 余太君观阵九龙谷	( 281 )

<b>第十二回</b>	杨宗保深山迷径 穆桂英指路招亲	(307)
<b>第十三回</b>	六郎荐贤让帅印 八姐乔装探军情	(331)
<b>第十四回</b>	露真情八姐闹酒店 探敌阵九妹受箭伤	(359)
<b>第五回</b>	四郎暗中施妙计 孟良盗走千里霜	(383)
<b>第十六回</b>	驯烈马虎女逞绝技 请名医八姐下汝州	(406)
<b>第十七回</b>	刘济生妙手回春 柴郡主阵中生子	(435)
<b>第十八回</b>	穆桂英演说天门阵 杨延景父子同出兵	(459)
<b>第十九回</b>	杨排风比武胜焦赞 余太君攻打通明殿	(484)
<b>第二十回</b>	梅冬瑞酒店见诗句 段家村八姐扮新娘	(512)
<b>第二十一回</b>	青石峰雷轰巨蛇 野人谷焦赞伏兵	(537)
<b>第二十二回</b>	穆桂英大破天门阵 萧银宗败走野人谷	(560)
<b>第二十三回</b>	野人谷韩昌遇焦赞 琼娥女暗绣宋字旗	(586)
<b>第二十四回</b>	萧太后纳谏求和 宋真宗班师还朝	(609)

# 第一回 谢金吾夸官闹事 余太君怒斥奸佞

《西江月》：

宋王驾坐汴梁，北辽兴兵犯疆，保国全靠杨家将，江山固若金汤。

奸贼弄权叛国，忠臣几遭祸殃，镇守三关杨六郎，英名万古流芳。

《西江月》道罢，书归正传。

这本书说的是北宋杨家将忠心保国、抗击北辽、爱国爱民、守卫边疆的故事。其时太祖太宗去世，三帝真宗登基，文有天官寇准治理朝政，武有杨延景镇守三关，北辽不敢侵犯，可真是刀枪入库、马放南山、五谷丰登、国泰民安，称得起太平盛世。哪知时间不长，朝里出了一个大大的奸贼，名叫王强，官拜兵部大司马，总理枢密院事。上欺天子，下压朝臣，明保大宋，暗投北国，勾结辽邦，卖国求荣，一心梦想谋取大宋江山，就与天波杨府作下了对头，百般设计，陷害忠良，使杨家将几遭毒手。多亏八王赵德芳与天官寇准明察秋毫，多次识破奸计，千方百计对杨家将进行保护，使六郎延景死里逃生；使宋室江山危而复安。后来杨延景集中了全国兵力，打破了北辽摆的七十二座天门阵，一世英名，万古流传，要知故事详细经过，请稳坐书场，听俺慢慢

道来！

宋天子坐汴京天下一统，杨家将保江山四海安宁，只说是民乐业普天同庆，谁料想狼烟起风波又生。北国里蕭银宗兴兵犯境，杨元帅守三关日夜练兵，贼王强通敌寇暗为内应，汴京城只闹得鸡犬不宁。听书人您都往汴京城看，汴京城火进烟出炮三声，火进烟出三声炮，御街上来了队兵，一对串锣前开道，八杆蓝旗随后行，一十二根三眼铳，五色门旗遮太空，十盘古乐哇哇叫，鼓声咚咚聒耳聋，一队护卫分左右，只护着文花八抬轿一乘。望着轿子看一眼，这顶轿它与别的大不同，轿杆本是槟榔木，丈二长蓝头裹的紧绷绷，轿围子不是用布裹，尽都是五色绒绳来拧成。拧就的四面梅花胡椒眼，各个眼里缀银铃，只要轿子一闪动，银铃哗哗响连声。五色绫子拧轿顶，这轿顶拧的手艺可真精，前拧青龙来戏水，后拧唐僧去取经，左拧凤凰穿牡丹，右拧孔雀正开屏，上边是百鸟来朝凤，二龙戏珠在当中，四角四根长飘带，四个长穗扑楞楞，轿门前挂着花门帘，两边两盏绣球灯。望着轿内送一眼，有一家官员甚年轻，大说顶多二十五，小说不过差一冬。头戴一顶状元帽，身穿一件袍大红，八宝玉带腰中系，粉底朝靴二足登，插金花添富贵，身上佩戴十字红，面如冠玉多白净，两眉入鬓二目明，眉宇之间含杀气，内心深处藏奸情，您要问他 是哪一个？他本是御笔亲点状元公，姓谢名叫谢金吾，大号就叫谢金龙。他在那皇府金殿领圣旨，大街上夸官亮功名，有一个清街小军来喝道，声如驴叫可难听——“喂！街上的人都听着！状元爷奉旨夸官，老百姓们都

闪开啰——”

“状元爷夸官打这街上过，看的人不准挤来不准拥，路南的不许走路北，路西的不准走路东，牛羊骡马都拴好，鸡子鹅鸭关进笼，做买卖不许大声嚷，小孩子不许哭出声，挑担的不准在街上走，推车的一律赶出城，谁要是不听我的话，皮鞭之下不留情！”小军喝道头前走，人马滔滔往前行，前行来到一条街，蓝旗官上前禀报一声。

提起谢金吾，可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是汴京城内有名的浪荡公子，虽然他也读过几年书，练过几年武，可都是石狮子屁股——不深儿。人才倒是长得一表非俗，就是不正干。每天专好三瓦两舍、寻花问柳，吃喝玩乐，嫖娼宿妓。就这，被王强看中了。王强见他与自己臭味相投，是个有用之人，能为他出一把力。为了达到他篡朝谋位的目的，使谢金吾成为自己的一个得力助手，就把亲生女儿王月荣嫁给了他。真宗天子登基的第二年，开科取士，宋王钦命王强为主考，录取天下奇才名士，王强就让谢金吾也下了考场。因为王强在朝权大势众，又是先王老臣，真宗天子也有三分怕他。在王强的主持下，宋王只得糊里糊涂将谢金吾点了一个文武双状元。这小子可真是一步登天，一下子就成了宋王驾前的幸臣，朝里的大红人儿了。

这天，谢金吾在金殿以上领了圣旨，带了人马，坐着八抬大轿在汴京城内各个街道夸官亮职，炫耀威风，走过一道街又一道街，穿过一条巷又一条巷，人马正往前走，忽然停住了，鞭炮也不放了，鼓乐也不响了，谢金吾正要问是怎么回事，忽见蓝旗官上前禀道：“启禀状元爷，”“有什么

事啊？”“启禀状元爷，汴京城内大街小巷都已走遍，只剩前面这一条街还没走，您看敢过不敢过？”谢金吾说：“这条街上有狼有虎？为什么不敢过！”蓝旗官说：“稟状元爷，不是小人多嘴，这条街上正是天波杨府余老太君的住宅，不如绕道过去为好！”谢金吾说：“余太君有什么厉害？我中了状元，先游三宫，后游六院，正宫娘娘亲手与我披红挂花，又有宋王圣旨，难道一个小小的天波杨府就不敢过了！”蓝旗官又说：“状元爷，天波杨府可不能小看呀！当年七狼八虎闯幽州的故事你可知道吗？”“倒也听说。”蓝旗官说：“当年宋王困在幽州，多亏杨家将舍命保驾，立下了汗马功劳，先王才封杨府为无佞府，盖下了天波无佞楼，并在滴水天波楼前又立下了下马牌坊下马匾，不管边关将帅，不论在京文武，只要路过这条街的，到了滴水天波楼前，文官都要下轿，武将都得下马，这是宋王的恩典，朝廷的封诰，如果有人胆敢违犯了这个规矩……”谢金吾说：“违犯了又该怎样？”蓝旗官接着说：“文官不下轿，砸烂轿底；武将不下马，马削四蹄。且别说文武百官这样，二八月春秋大祭，万岁爷坐着金车辇路过此地，还要下了金车辇龙行几步，表示尊敬。我看状元爷还是不去为好，免得惹太君奶奶生气，免得自找麻烦！”谢金吾一听，心里暗暗想道：“是呀，杨家的功劳就是大呀！曾记得我和岳丈书房闲谈，我问他在满朝文武之中的交情如何，他说，交情厚薄不等，来往有远有近，唯有天波杨府余老太君这个老乞婆，对我常怀戒心，总是与我作对，使我恨之入骨。我岳父的官就够大了，提起天波杨府，还有几分害怕，真是岂有此理！嗨，嗨，嗨！别人怕，我偏不怕，我是宋王天子御笔亲点的文武双状元，哪一

点不如你天波杨府？今天这个马蜂窝我是非截不可？看他能把我怎样！”想到这里，就对蓝旗官说道：“夸官亮职，我奉有宋王爷的圣旨，谁也不敢阻挡，这条街今天一定要过！吩咐人马，吹打前进！”蓝旗官一听，急忙说道：“状元爷，不敢呀！何必惹事生非呢？咱还是绕道回去吧！”谢金吾一听，火了，骂道：“混蛋，不过这条街，就是害怕天波府，一个下马牌坊，就能吓唬住人吗？怕者不来，来者不怕。传我的命令，就说状元爷年轻作官，好听炮响，把炮装得足足哩，把药屯得磁磁哩，鸣锣开道，扯旗放炮，呐喊过街！到了天波楼前，骑马的不准下马，状元爷我也不下轿，步行的列队而过，看他谁敢砸我的轿底、削我的马蹄！哼！快去！”

“是！”蓝旗官只得过来高声喊道：“喂！众家弟兄都听着，状元爷说啦：他年轻作官，好听炮响，把炮装得足足哩，把药屯得磁磁哩，鸣锣开道，扯旗放炮，呐喊过街。到了天波楼前，骑马的不准下马，状元爷也不下轿，步行的列队而过，闯过天波杨府啰！”这一喊不打要紧，下边议论开了。这个说：“哥，听见啦没有？我看咱这个官呀，只怕有点不精吧！”那个说：“兄弟，常言说，二百五好听两响炮，放呗，只要他好听，咱就放，天塌有地顶着哩，咱怕啥！”这时候，就听得鼓声咚咚咚咚一阵乱敲，号声嘀嘀哒哒一阵乱吹，打锣的甩开胳膊咣咣咣咣一阵乱打，十二根三眼铳高高举起，一齐把捻点着，就听得嗤嗤……咚咚！嗤嗤——呼雷雷雷……通通！鸣锣击鼓，炮声震天，一行人马，向天波杨府蜂拥而来！

且说天波杨府有四个人每天轮流看守大门，有事往里通报。这四个人是：杨龙、杨虎、杨兴、杨义，今天正好轮着

杨龙杨虎二人守门。

杨龙杨虎正坐在门前扯闲话，忽然听见几声炮响，锣声由远而近。杨龙说：“听说谢金吾今天游街夸官，只怕是来啦吧？”杨虎说：“中了一个小小的状元，也值得一夸。哎，你看，来啦！”说话功夫，谢金吾的人马可就到了。只见这一行人马，坐轿的不下轿，骑马的不下马，吹吹打打，列队而过。这样一过，可真把杨龙杨虎气坏了。杨龙说：“杨虎，走，问他，仗谁的势，为何来到天波楼前，文官不下轿，武将不下马？”杨虎说：“对，问他仗谁的势力，这么欺负人！”正在说着，杨洪来了。二人气呼呼地对杨洪说了一遍，杨洪说：“这可不是一件小事，依我看，谢状元是假借夸官为名，故意来这里闹事来啦！你二人看好大门，千万小心谨慎，待我禀报太君，太君自有办法对付！”说罢，杨洪进府去了。杨洪刚进二门，迎面碰见杨排风从后宅院出来。杨洪问道：“排风往哪里去？”排风说：“太君奶奶命我出来看看，方才街上鸣锣放炮，为了何事？”杨洪说：“不要去了，我正为此事要去禀报太君。”排风说：“啥事？”杨洪说：“新科状元谢金吾夸官游街。”排风说：“好哇，看热闹去！”说着就要往外走。杨洪一把拉住说道：“别看了，出事啦！”排风忙问：“出啥事啦？”杨洪说：“谢状元的人马到了咱的滴水天波楼前，文官不下轿，武将不下马，擂鼓放炮，列队而过！”排风一听，气得柳眉倒竖，杏眼圆睁，银牙一咬骂道：“狗东西，如此大胆，走，禀给太君奶奶，饶不了他！”两个人一齐进去禀报，这且不讲。

且说谢金吾的人马在天波楼前过了一趟，见天波杨府没

有一点动静。谢金吾对轿前的小军说道：“刚才你们都说天波杨府怎么厉害，不敢通过，我这不是过来了吗？是谁敢来砸我的轿底？是谁敢来削我的马蹄？不但他们不敢，连四指高一个孩子也不敢出来唧咤一声！你们说杨家不好惹，我看没啥了不起，我笑笑他，嘿嘿！我再笑笑他，哈哈！我再笑笑他，唏唏哈哈……”小军低声说道：“状元爷，刚才我们是冷不防过来了，天波杨府深宅大院，八成里边没有听见。”谢金吾一听说里边没有听见，就又说道：“他没听见？好，现在咱们再拐回去！”小军一听要再拐回去，心里可真是有点害怕，急忙说道：“状元爷，过一趟就算了，要是再拐回去，非惹出麻烦不可！咱们还是回府为好，何必要去戳这个马蜂窝呢？”谢金吾把眼一瞪说道：“来者不怕，怕者不来！别说是马蜂窝，就是老虎洞我也不怕。传我的命令，拐回去！”人马跄跄，二次过了天波杨府。

这一回，杨兴杨义也出来了。可是，没有太君的命令，一个个心里干气，谁也不敢站出来说话。杨龙心里想道：“难道就这样罢了不成？他要是再来个第三趟，——哎呀，他这不是找到门上欺负人嘛？”想到这里，就对杨虎几个人说道：“杨洪进去报信，一去不来，你们守好大门，待我进去禀报！”杨龙转身去了！

且说余太君第一次听了杨洪排风二人的禀报，心里虽然很气，但她强压怒火低头一想：算了吧，新科状元初次进朝，规矩大礼都不懂，不知不为罪，就原谅他一次吧！心是这样想，话没说出唇。正在这时，杨龙跑了进来，喘着粗气说道：“启禀太君奶奶，谢状元过了一趟，我们没人出去管他，他看咱们杨家好惹，二次又拐回来啦！”排风着急问

道：“怎么，又拐回来啦？！”杨龙说：“这一次，比头一次更疯狂了，他们不但不下马不下轿，而且路过府门口时，他们都冲着我们发笑，十分狂傲！”“啊！”余太君一听，一股怒气，直往上攻，骂道：“小畜牲，真乃大胆，今天若不教训，日后目中岂能有人！”随即传令说道：“排风！”“侍候奶奶！”“速去传知各房太太夫人，整装待命，听到聚将钟响，立即列队出府！”“是！”“杨洪！”“在！”“你和杨龙速到门口查看动静，谢金吾胆敢再目无国法，不必再来禀报，速去鸣钟击鼓，点将发兵，不要放走了这个小奸贼！”“是！”杨洪杨龙二人答应去了。余太君又对两个女儿说道：“八姐九妹！”“侍候母亲！”“速速更衣，准备点兵！”“是！”

余太君一听禀报吃一惊，骂一声谢状元你个小畜牲，我与你无仇又无恨，你为何无故把事生。杨家将保江山舍死拼命，才挣来宋王爷金殿加封，立牌坊报不尽皇恩深重，文武臣对圣命无不遵从。武将们过杨府下马离镫，文官臣望牌坊下轿步行，宋王爷春秋祭路经杨府，他还要下车辇徒步而行。为的是对功臣表示钦敬，忘不了闯幽州死里逃生。不下轿就如同违抗王命，不下马犯王法罪难容情。谢金吾你竟敢如此狂横，难道说天波府怕你不成！原谅你第一次大礼不懂，第二次你又来恣意妄行，倘若是你再敢胡作非弄，拿住你送金殿决不从轻。且不说老太君满面怒容，府门外只闹得黑烟翻腾。

再说谢金吾在天波楼前大吹大擂一连过了两趟，实指望找点事闹闹，显一显威风。谁知天波杨府竟然没有一个人出

来过问。可把这个小奸贼急坏了，就冲着兵士们喊道：“给我再拐回去！”

东京汴梁是一座兵马皇城，六街三市，非常热闹，平常人就很多，今天状元夸官游街，老百姓争来观看，真是压肩叠背，塞满街道，拥挤不堪。谢金吾在天波楼前连过两次还没有走，老百姓们都看出了风头，知道今天一定要出事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不多一时，就将这条街拥挤得水泄不透。

别看天波府没人出来过问这个事，但并不等于没事，而且意味着一场激烈的拼斗马上就会发生。老百姓们可聪明啦，心里都很明白：杨家将是大宋朝的擎天柱、架海梁，桩子可硬啦！不管便罢，一管就不会轻管，管叫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很多人嘁嘁喳喳议论开了。这个说：“哥，谢状元这小子真孬，我看他今天不是夸官来了。”那个说：“不是夸官？你说他是干啥来了！”这个说：“我说他是假借夸官为名，故意闹事来了。”“你咋知道？”“听说他这个状元是他老丈人王强逼着宋王点的，王强和天波杨府不对，两家谁也不怕谁。今天谢状元故意在天波楼前文官不下轿武将不下马，不是故意闹事是啥！”那个说：“哎兄弟，你说杨家敢出来管这事不敢？”这个说：“当然敢！谢状元算老几？他连杨家脚趾头缝儿里的灰都不如。他过了两次，人家都宽宏大量，不和他一般见识，可并不是怕他，看他那烧毛劲，简直是不知道码到哪是一斤，只有再一再二，可没有再三再四。他要敢再过一趟，余太君的脾气谁不知道，非出兵不可！看吧，热闹在后边哩。”众人正在议论，只听得街东头“咚咚咚”连放三铳，紧接着锣鼓声响，鞭炮齐鸣，摇旗呐喊，谢金吾坐着八抬大轿，第三次又过来了！

清街小军在前喝道，八个衙皂手里挥着皮鞭在前开路，老百姓纷纷让开。谢金吾坐轿来到牌坊跟前，传令住轿，八抬轿“哈闪”一下落地。谢状元走出轿子，两手往下一背，举目抬头一看：嗬！好漂亮的一座牌坊啊！只见这座牌坊，既不是石砌，也不是砖垒，从下到上全用木料建成。高有两丈，横街而立，形如过街门楼，两边四根红漆圆柱，柱身金龙缠绕，柱下雄狮镇座，自下而上精刻富贵不断头五彩图案，两侧金边竖框，篆体八个金字，左边是文官下轿，右边是武将下马。再往上看，横刻木板花纹，上镶七层花牙，层层叠式相互交叉，都是朱雀、飞燕、工字、云字勾；两头孔雀戏牡丹，中间二龙戏珠，玲珑剔透，花样精奇，正中间横着闹龙金匾，太宗皇帝御笔亲书四个大字：“忠烈千秋”。谢金吾看罢，吓得头上冒汗，暗暗想道：“好厉害呀！天波杨府真是名不虚传！”心里觉得有点害怕。但是又一想：“怕啥！我岳丈是当今宋王的启蒙老师，官居枢密院正使，又掌着兵部大印，正是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。官比杨家大，位比杨家高，势比杨家众，根比杨家粗。就凭这个牌坊就能吓唬住人吗？常言说：文官提笔安天下，武将提刀定太平；文官动动笔，武将跑死马。杨家的出身不也是一个拉马的小卒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！说什么七狼八虎闯幽州救过圣驾，劳苦功高，只不过死了几个儿子罢了，这有什么了不起的！惹我性起，将你杨家这个牌坊扒了，看你杨家能把我谢状元吹起来！对，扒了它，先杀杀杨家的威风！”想到这里，打眼向四周一扫，只见那些看热闹的老百姓，一个个紧绷着嘴，圆瞪着眼，怒目而视，叉腰握拳，似有不平之意。再看那无佞天波楼的大门楼下，站了十几个人，立眉瞪眼，手按刀把，

大有一燃即发之势。只见谢金吾下令喊道：“兵士们，这个牌坊立在大街之上当不当正不正，既不好看，又妨碍车马通行，人多街窄，行走不便，将这牌坊给我扒了！”身边一个小军急忙说道：“状元爷，那、那、那只怕不敢扒吧！”

“怎么不敢扒？”“状元爷，杨家这座牌坊，是朝廷给人家盖的呀！你要是将牌坊扒了，闯出祸来可咋办呀？”谢金吾一听，好似火上加油，喝道：“有我在此，闯出祸来由我一人顶挡，给我扒！”杨龙杨虎眼都气红了，到了这个时候，真是忍无可忍，耐无可耐，纵然没有太君的命令，也不能看着让人家扒呀！听得谢金吾说了一个“扒”字，心头那一把无名火哪里按捺得住，蹭蹭几步，跳到谢金吾跟前，厉声喝道：“我看你们谁敢动手！”谢金吾见有人出来阻拦，更来劲了，就冲着杨龙说道：“怎么，你不让扒！”杨龙怒道：“谁敢摸摸我家的牌坊，我剥了他！”谢金吾冷笑一声：“嘿嘿，摸摸？摸摸我还不来哩！扒了它，我看你怎么办！”就大声喊道：“小子们，给我扒！”呼啦一声，三百护卫一齐动手，刀劈斧砍，枪戳手夯，噼哩砰啪，可扒开啦。杨兴杨义见杨龙杨虎制止不住要吃亏了，也一齐冲了上去，就在天波楼前排开了战场。杨洪一见事情闹大，就飞步跑向钟鼓楼上调兵去了！

谢金吾逞凶闹事杨门庭，指挥着三百护卫象发了疯，虽然说杨龙杨虎有本领，真可叹寡不敌众战不赢。只听得喀嚓哗啦一声响，牌坊倒在街当中，千朵金花成破碎，闹龙匾摔得碎零零。杨龙杨虎受了伤，杨兴杨义伤也不轻，谢金吾站在街上发冷笑，老百姓纷纷议论气不平。这个说这小子真是活够啦，他敢在老虎嘴上打能